

ONE HUNDRED OF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卫·科波菲尔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大卫·科波菲尔

[英]狄更斯 著
赵钱成 译

(上)



中国戏剧出版社



前 言

狄更斯于 1812 年 2 月 7 日生于朴次茅斯的波特西地区。他的父亲是海军小职员，嗜酒好客，挥霍无度，经常欠债。他从小能演会唱，常被父亲带到酒店表演节目，赚些小钱。10 岁时，全家被迫迁入负债者监狱。这样，狄更斯 11 岁起就承担了繁重的家务。他在皮鞋油作坊当学徒时，雇主见他包装熟练，就把他放在橱窗里当众表演操作，作为广告任人围观。这在他心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使他产生了对不幸的儿童同情和坚决摆脱贫困的决心。他只上过几年学校，主要靠自学和深入生活获得广博的知识和文学素养。16 岁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打杂。做为一名缮写员，他走遍伦敦的大街小巷，广泛了解社会。后担任报社的采访记者，对议会政治中的种种弊端非常熟悉。24 岁时与报社出版人霍加斯的女儿凯瑟琳结婚，由于性格和趣味上的差别，给他的创作、特别是晚年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在采访之余开始文学创作。他常带着笔记本在伦敦偏僻的角落和乡村漫游，为日后的创作搜集了大量的素材。他一生刻苦写作，就算到了晚年，也是白天写作，晚上应邀去别人家朗诵自己的作品。繁重的劳动、家庭和社会上的烦恼，以及对改变现实的失望，损害了他的健康。1870 年 6 月 9 日在写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时去世。

狄更斯生活的年代正是英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



渡时期。大批小资产者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破产，无产阶级遭到残酷的剥削而沦为赤贫。当时在英国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给予狄更斯很大的影响。他的作品反映了宪章运动时代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但他始终是个改良主义者。对劳苦人民他无限同情，又害怕革命。他很矛盾：既抨击资本主义制度，不断揭露它的罪恶，又不主张推翻这一制度。他希望通过教育和感化来改造剥削者，并依靠他们的善心和施舍来消除社会矛盾。显然，他有不成熟、幼稚的一面。他以生动、幽默的笔触，真实、深刻地反映了生活。在他从事创作的34年中，他写了14部长篇小说（其中有一部未完成），许多中、短篇小说以及杂文、游记、戏剧等。

狄更斯可以说是伟大的幽默家，是文学上伟大的革新家。他描写为数众多的中、下层社会的小人物，这在文学作品中可以说是空前的。他以生动的细节描写，高度的艺术概括，妙趣横生的幽默和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形象。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认识价值，并形成了他的独特风格，真实地反映了英国19世纪初叶的社会面貌。他反映生活广泛、多样，开掘深而有力。他不采用说教或概念化的方式表现他的倾向性，而往往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激发读者的愤慨、憎恨、同情和热爱。他笔下的人物个性分明。他善于运用艺术夸张的手法突出人物形象的某些特征，用他们习惯的动作、姿势和用语等揭示他们的心理活动和思想。他还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百姓的语言，以人物特有的语言表现人物的特点和性格。

狄更斯的作品带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大卫·科波菲尔》是狄更斯非常重要的作品，小说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的生活道路与作者的经历颇多相似之处，可以说这是一部带有半



自传性质的小说。但作者写本书时，受 1848 年工人运动的影响，对现实的认识和描绘都比过去深刻。作者刻画大卫·科波菲尔、辟果提一家、密考伯夫妇、摩德斯通、尤利亚·希普等一系列性格鲜明的形象时，文笔极为逼真、生动，通过这些人物的行动和冲突，展示出当时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从多方面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真相，如对儿童的摧残和剥削，造成婚姻和爱情悲剧的社会原因，等等。小说的不足之处在于作者用伦理道德观念来分析和处理社会问题，从而减弱了其本能达到的现实主义光芒。



目 录

作者自叙	(1)
第一章 我出生了	(1)
第二章 我细心观察	(15)
第三章 我有了一种变化	(33)
第四章 我大丢了面子	(51)
第五章 我被赶出家	(74)
第六章 我认识了更多的人	(95)
第七章 萨伦学堂的第一学期	(104)
第八章 假日中一个快乐的下午	(127)
第九章 难忘的生日	(146)
第十章 我被忽视，得到赡养	(161)
第十一章 我不喜欢独立生活	(185)
第十二章 我从前下过很大的决心， 但依旧不喜欢这种生活	(203)
第十三章 下定决心之后	(215)
第十四章 我被姨婆打定注意	(239)
第十五章 我重新开始	(258)
第十六章 我不仅是新学生	(270)
第十七章 有个人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297)



第十八章	一次重温	(318)
第十九章	我生活中发现新的东西	(327)
第二十章	斯提福兹的小屋	(347)
第二十一章	幼小的爱弥丽	(358)
第二十二章	老家伙，新面孔	(382)
第二十三章	证评与择业	(410)
第二十四章	第一次放纵的我	(427)
第二十五章	凶吉双神	(437)
第二十六章	我坠入爱河	(461)
第二十七章	汤姆·特拉德尔	(480)
第二十八章	密考伯先生的挑畔	(492)
第二十九章	再访斯提福兹家	(515)
第三十章	损失	(525)
第三十一章	更大的损失	(535)
第三十二章	长途旅行的开始	(546)
第三十三章	得意洋洋	(569)
第三十四章	让我出乎意外的姨婆	(588)
第三十五章	失落	(599)
第三十六章	好心	(623)
第三十七章	冷水	(642)
第三十八章	解体	(652)
第三十九章	希普和威克菲尔	(670)
第四十章	无家可归者	(693)
第四十一章	两个朵拉的姑母	(703)
第四十二章	朋友离心	(723)
第四十三章	再次重温	(746)



第四十四章	我们的内容·····	(756)
第四十五章	姨婆预言被狄克先生应验·····	(772)
第四十六章	信息·····	(788)
第四十七章	马莎·····	(803)
第四十八章	家庭锁事·····	(815)
第四十九章	我思想的茫然·····	(828)
第五十章	辟果提先生实现了梦想·····	(840)
第五十一章	新的旅途开始了·····	(851)
第五十二章	我参加了一场争论·····	(870)
第五十三章	再回首·····	(895)
第五十四章	密考伯先生工作·····	(902)
第五十五章	骤风突起·····	(920)
第五十六章	新伤旧恨·····	(933)
第五十七章	海外移民·····	(941)
第五十八章	到国外去·····	(953)
第五十九章	回归·····	(960)
第六十章	艾妮斯·····	(980)
第六十一章	两个有意思的忏悔者·····	(991)
第六十二章	我路途上的明灯·····	(1005)
第六十三章	陌生客人·····	(1016)
第六十四章	最后一次回顾·····	(1025)



第一章 我出生了

因为我这本书是我自己的传记，所以我首先应加个表明，在本书中作主角的究竟是我自己呢，还是别的什么人。我的传记应当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我记得，我生在一个星期五的夜间十二点钟。听说我的第一声啼哭是伴随着钟声同时开始的。

也正因为我出生的日子和时辰，保姆和邻居，一些识多见广的太太们说，第一，我是注定一生不幸的；第二，我有眼能见鬼的禀赋：她们相信，星期五夜半后一两点钟内降生的一切不幸的男女婴儿的这两种天赋是分不开的。

至于第一点，我没有必要在这里说清楚，因为我们将会发现，我的经历能够很好地表明这个预言的结果是被证实了，还是被否定了。关于本问题的第二项，我只能说，如果不是我早在婴儿时期就已丢光那一份遗产，那就是我还会承受呢。但是我一点也不怨恨，我若被夺去这份财产，如果别人正在享受着它，我衷心欢迎他加以保有。

我是带着一层曾以十五基尼低价在报纸上登广告出卖的胎膜降生的。我不知道是那时航海的人们缺少钱呢，还是缺少信仰、宁愿穿软木衫呢，我只知道，有一个与证券经纪业有关的辩护士只出过一个价：两镑现款，加上葡萄酒，他说他宁愿放弃葡萄酒里不沈水的保证，也不愿再加一点儿价了。最后广告撤回，广告费完全损失了。说起葡萄酒，我那可怜的母亲那时



也有葡萄洒出卖呢。十年以后，那个胎膜由当地五十个人抽彩，每人出半克朗，抽中的人出五先命。我当时亲眼目睹了他们那样处置我身体一部分的场景，我感到很不安，并且觉得很难堪。我记得，后来那个胎膜由一个带提篮的老太太抽到手，她很不情愿地从篮子里拿出规定的五先命，都是半便士的铜币，还缺了两个半便士——虽然用了一大段时间和一大篇算学向她证明这一点，但是并没有发生任何效果。后来她并没有被水淹死，而是以九十二岁的高龄意气扬扬地死在床上，这故事将成为那一带长久的奇闻了。她一生最大的夸口是，她一生没到过水边。在喝茶的时候，她一贯地胆敢“荡”世界的水手们和别的人们的罪过，表示愤慨。对她说明，有一些享受品从这种讨厌的行为得来是没有效果的。我们没有必要荡！她最后总是这样用力地、自信地向大家申明。

现在我也不需要荡了，我要转回来，从我的出生写起。

萨弗克布兰德斯通是出生的地方，或如苏格兰人所说“在那块儿。”我是一个遗腹子。我是在我父亲的眼睛闭上六个月之后才睁开眼，看到这个世界的光明的。即使在现时，一想到他从来不曾见过我，我就觉得有一点奇怪。在朦胧的记忆中，我觉得更加奇怪的，是我关于父亲那白色墓石而引起的一些幼稚的联想，是当我们的客厅被火炉和蜡烛烘暖照亮、而我们家的门却把它关锁在外面时，我便无限地同情在黑夜里独自躺在那里的父亲。

我父亲的一个姨母，也就是我的姨婆，是我们家中主要的大人物。特洛乌德小姐——当我可怜的母亲克服了对于这可怕的人物的惧心，敢于提到她的时候，总称她为贝西小姐——曾经嫁过一个比她年轻的丈夫。如果不是像俗话“美貌在于美德”所



说的那样，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很俊秀的男子。因为他有打过贝西小姐的嫌疑，有一次在争论日常饮食时，他甚至鲁莽到想把她抛出三层楼的窗子。正是因为这些脾气不投的原因，使得贝西小姐给他一笔钱，双方同意分屋子。后来，他带着他的资本去了印度。据我们家中一种荒诞的传说，一次有人见他在那里跟一个大狒狒骑在一头象上。但是我想，那应当是一个贵人，或是一个公主。而不是一个大狒狒。不拘怎样吧，在十年以内，他的死讯从印度传到家中。没有人知道我姨婆听了这些消息作何感想，她立刻在分居之后恢复了她作女儿时的名字，并打算从此过与世隔绝的生活，于是她在很远的海边小村里买了一间小屋，带了一个仆人在那里作独身女人。

我相信，我父亲一度是她所宠爱的人，但是父亲的婚姻却使她很伤心，因为她说我母亲是一个“蜡娃娃”。她不曾见过我母亲，但是她知道她还不满二十岁。我父亲和贝西小姐再也不曾见过面。在他结婚的时候，他的年龄比我母亲整整大一倍，体质也不大好。他一年以后就去世了，如我前面所说，是在我出生前的六个月。

以上所叙的就是那重大的要紧的星期五的下午的情形。所以我说不出，在那时我已经知道情形怎样，或对下面的事有根据自己感觉的一点儿记忆。

我的母亲对她自己和我这个没有父亲的小陌生人感到彻底的绝望，她身体软弱，精神萎靡地坐在火炉旁边，她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神情惶忽地看着火炉里的火。然而这也是对于我这个小人儿的来临一点也不惊奇的。因为楼上抽屉里大量的预言针早已把我欢迎到这个世界上了。在三月的一个明朗有风的下午，如上面所叙，我母亲正坐在火炉旁，很怯弱，很伤心，



很怀疑能否度得过面前的难关，当她擦干了眼泪抬起头来望着对面的窗子时，突然她看见一个向花园走来的陌生女人。

再看一眼时，我母亲就有了一种确信不移的预感：她就是贝西小姐。夕阳在花园篱笆外的那个陌生女人身上闪闪发光，她摆着别人不能有的恶狠狠、硬绷绷的姿态和从容不迫的神情向门前走来。

当她来到房子面前时，她又一次地证明了来的正是她本人。我父亲以前经常说，姨婆的行为举止与其他任何的普通的基督教都不一样。这时，她不牵铃，一直过来张望那同一的窗子，把她的鼻子尖在玻璃上压到那样的程度，我那可怜的母亲时常说，有一个时候她的鼻子尖变得完全平而且白了。

她使我母亲吃了那样一惊，我因此而相信，我正是得力于贝西小姐才使得我出生于星期五。

我母亲慌忙地离开椅子，走进椅子后面的角落。贝西小姐缓缓地好像要寻找什么似的张望那个房间，从对面开始，移动她的眼睛，像荷兰钟上萨拉辛的头一样，最后把目光定位在我母亲身上。这时像惯于教人服从的人那样，她皱了一下眉头，并对我母亲作了一个姿势，教她来开门。我母亲走过去。

“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我猜。”贝西小姐说道。她说话的语言很重，似乎要与我母亲的丧服及她的生理状态相匹配。

“是的，”我母亲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特洛乌德小姐，”来客说道。“我猜，大概你已经听别人说起过她了？”

我母亲回答说，她有过那样的荣幸。但是她并没有表现出一种荣幸的神情，而是有一种不快意的直觉。

“现在你看到的便是她了，”贝西小姐说道。我母亲随即



低下了头，请她进来。

因为走廊对面的那间最好的房间没有生火，她们便走进了我母亲刚从里边出来的那间屋子。实际上自打我父亲出殡以来，那间房间就不曾生过火。当她们两个都坐下来时，贝西小姐便一句话也不说，我母亲终于按捺不住自己，随后就哭起来了。

“噉，得啦，得啦，得啦！”贝西小姐连忙说道，“不要那样！好啦，好啦！”

但是我母亲还是忍不住，她一直哭到尽了兴才算完。

“摘下你的帽子来，孩子，”贝西小姐说道，“让我看看你。”

她太怕她了，我母亲即使有意拒绝这奇特的要求，也不敢不照办，因此她照贝西小姐的吩咐做了，她的手忙乱到使她的头发全部披散到脸上来。

“嘿，我的天！”贝西小姐大叫道。“你简直还是一个吃奶的孩子啦！”

我母亲在外表上看起来比她的年龄还要年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可怜的人，她垂下头来，仿佛这是她的罪过，并且呜咽着说，她的确担心她是一个孩子气的寡妇，假如孩子出生后活得成的话，还要作一个孩子气的母亲呢。随后在短短的停顿中，她恍惚地感觉到贝西小姐抚摸她的头发，还觉得她的手有些柔和。但是当她怀着怯弱的希望看她时，却发现那个女人褶起衣服下摆坐在那里，她的脸朝着火炉正皱着眉头，她的两只叠在一只膝盖上面，两只脚则放在火炉的栏杆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贝西小姐突然说道，“为什么叫鸦巢？”



“您是说这房子吗，小姐？”我母亲问道。

“为什么叫鸦巢？”贝西小姐说道，“假如你们两个中随便哪一个有一点实际的生活观念的话，把它叫做厨房才比较合适呢。”

“这名字是科波菲尔先生取的，”我母亲回答道，“当他买房子的时候，他总以为附近有乌鸦呢。”

这时候夜风吹得花园的老榆树一阵阵响动，使得我母亲和贝西小姐都忍不住往那方向看去。榆树像正在低诉秘密的巨人一样向下低垂，轻过了几秒钟这样的平静状态，就陷入一场狂乱中，仿佛它们方才的密语确实险恶到扰乱它们内心的和平，四下里摇摆它们那狂暴的胳膊，这时一些狂风吹打过的筑在较高枝头上的老鸦巢也剧烈地颠簸起来，就像在海面上正经受狂风暴雨的破船一样。

“那些鸟在哪里啦？”贝西小姐问道。

“那些——？”我母亲正在想一些其他的東西。

“那些乌鸦呀——它们怎样了？”贝西小姐问道。

“打我们住在这里起就没有了。”我母亲说道，“我们想——科波菲尔先生想——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鸦巢呢。不过那些巢都是很旧的了，很久以前那些鸟就放弃了它们。”

“完全像大卫·科波菲尔！”贝西小姐叫道，“徹头徹尾的大卫·科波菲尔！当附近没有一只乌鸦时，把房子唤作鸦巢，因为他看见了鸟的巢，就冒冒失失地相信有鸟！”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回答道，“已经死了，如果你敢对我挖苦他——”

我想，我那可怜可爱的母亲在那一时刻气愤地想出手打姨婆，然而我姨婆可以用一只手就轻易把我母亲制服，即使她在



那种交手上比那一夜晚的她受到过的好得多的训练也无济于事。但是这场战斗随着她从椅子上起身的动作而结束，她很顺利地又坐下来，晕过去了。

当她清醒过来时，或当贝西小姐使她苏醒过来时，不拘怎样吧，她发现后者站在窗子前。过时已是晚上了，她们彼此看不清楚，如果没有炉火的帮助，就完全看不见了。

“喂？”仿佛她方才不过偶尔张望一下景色，贝西小姐走回她的椅子时说道：“你估计在什么时候——”

“我浑身颤抖，”我母亲有气无力地说道，“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相信，我就要死了！”

“不，不，不，”贝西小姐说道，“喝一点茶吧。”

“哎呀，哎呀，你认为喝茶能对我有什么好处吗？”我母亲带着无可奈何的样子叫道。

“当然有好处，”贝西小姐说道，“这不过是幻想罢了。你的女孩叫什么？”

“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呢，小姐，”我母亲天真地说道。

“保佑孩子！”贝西小姐叫道，她不自觉地引用楼上抽屉中的针插上第二句吉祥话，只不过这句话不用在我身上，而是用在我的母亲身上，“我不是说那个。我是说你的女佣人哪。”

“辟果提，”我母亲说道。

“辟果提！”贝西小姐气愤地重复了一遍。“孩子，你是说，居然有人进入基督教堂、给她自己取一个辟果提的教名吗？”

“这是她的姓，”我母亲怯弱地说道，“因为她的教名跟我的相同，所以科波菲尔先生这样叫她。”

“喂！辟果提！”贝西小姐开了客厅的门叫道：“端些茶来。你太太有点不舒服。不要闲荡。”



贝西小姐发出这道命令，俨然把自己当作是公认的一家之主。并且跟听了那陌生的声音、带着蜡烛走过廊子的吃惊的辟果提打了照面，然后又把门关了起来像先前一样坐下来：双脚放在炉栏上，褶起衣服的下摆，双手叠在一只膝盖上。

“你刚才说起过你要生一个女孩，”贝西小姐说道。“我有一种一定是女孩的预感，我一点也不怀疑，那，孩子，从这个女孩出生的时候起——”

“或许是一个男孩呢，”我母亲冒失地插了一句。

“不要拌嘴！我不是告诉过你，我有一种一定是女孩的预感，”贝西小姐马上还以颜色。“从这女孩出生的时候起，孩子，我愿意作她的朋友。我愿意作她的教母，我求你把她叫作贝西·特洛乌德·科波菲尔。这个贝西·特洛乌德一生不应当有错误。不应当滥用她的爱情，可怜的孩子。她应当受好的教养，好的监护，使她不至愚蠢地信赖她不应该信赖的事。我一定把这个看作我的责任。”

仿佛她自己的旧仇恨在她的内心作祟，贝西小姐每说一句话，她的头就痉挛一下，但她用力不使它们作任何更明显的表示。因此，我母亲在微弱的光线下观察到她时只是这样想：她什么也看不清楚，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觉得心里很不安，很软弱，也很慌张，因为她太怕贝西小姐了。

“孩子，大卫待你好吗？”贝西小姐沉默了一会问道，她头部那些动作逐渐停止下来。“你们在一起快活吗？”

“我们非常快活，”我母亲回答道，“科波菲尔先生待我真是太好了。”

“什么，他把你惯坏了吧，我相信？”贝西小姐接着说道。

“是的，现在我又只能完全地依靠自己。孤身一人被留在



了这个艰苦的世界上，从这一方面来看，我恐怕他真的惯坏了我，”母亲亲呜咽道。

“够了！，不要哭了！”贝西小姐说道。“你们的地位并不相当，孩子——如果任何两个人可以地位相当的话——所以我问那问题。你是一个孤儿，是吗？”

“是的。”

“也当过保姆？”

“我在科波菲尔先生拜的一个家庭当婴儿的保姆。科波菲尔先生一直对我很亲切，也很注意我、关心我，后来他就向我求婚了。我答应了他。于是我们结了婚，”我母亲坦诚地说道。

“唉！可怜的小孩！”贝西小姐沉思道，仍然对火皱着眉。“你会点什么呢？”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小姐，”我母亲吞吞吐吐地说道。

“比如说，管理家务？”贝西小姐说道。

“恐怕不多，”我母亲回答道，“没有我所希望的那么多。不过科波菲尔先生过去正在教导我——”

“他自己懂得很多吗！”贝西小姐插进一句道。

“因为我很急于学，他很耐心教，我希望我应当有了进步，如果他的死那大不幸，我母亲又在这里停住，再也说不下去了。

“好啦，好啦！”贝西小姐说道。

“我经常学习记账，每夜同科波菲尔先生结算，”我母亲在另一阵悲痛中哭道，又停下来了。

“好啦，好啦！”贝西小姐嚷道，“不要再哭了。”

“我可以这样说，我和科波菲尔先生在这一方面总是能达成高度的一致，除了他反对我说，我的‘3’和‘5’写得太相像，